

●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

Shi Jie Shi Da Zhen Tan Xiao Shuo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三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三)

[英]柯南·道尔

第三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0.5

字数:1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16卷):368.00元

目 录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孤身骑车人	(1)
修道院公学	(25)
黑彼得	(59)
波希米亚丑闻	(82)
国王造访	(82)
合影下落	(92)
圆满结局	(103)
红发会	(107)
格兰其庄园	(133)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160)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孤身骑车人

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 1894 年到 1901 年这八年的时间里办理了许多宗案件。甚至许多公办的难以解决的著名案件,也要通过福尔摩斯先生来侦破。在成千上百的私人案件当中,有许多是别人所难以解决的,并且这些案件都各有特色。福尔摩斯先生在破获这些案件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段时期,福尔摩斯先生总是忙忙碌碌的。就是在这漫长而繁忙的时期,福尔摩斯的工作成绩令人们赞叹不已。但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失败。只要福尔摩斯经手的每一件案件,我一听到总是把它记录下来,甚至其中的许多案件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但是我究竟选择哪些来把它告诉读者,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考虑再三,我还像以前一样,首先把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并且引人入胜的案件告诉大家。这些案件的特点是:都不以犯罪的凶暴残忍而著称,其破案过程也十分巧妙。所以,在这里我就选择了有关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一事,并且把我们调查到的奇特结局告诉大家。这个结局是以悲剧而结束的,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那么,现在我就将案件的情况介绍给感兴趣的读者。虽然这些事对我朋友成为公认的神探并没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可是这些案子有几点是与众不同的,区别于我原来所写的那些长篇犯罪

记录。

我查阅了1895年的笔记。当时记载的日期是4月23日星期六。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讲述自己遭遇的事。

奥莱特·史密斯小姐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苗条的身材、端庄大方、秀气之中带着几分刚毅。那时由于福尔摩斯当时手头正有一宗案件，而且这个案件十分复杂，他在集中精力处理这个问题。且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著名的烟草大王约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特殊的难题。所以对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的来访福尔摩斯先生极不情愿去接待。我的朋友最喜欢的事就是做事情一丝不苟而不愿有其他的事来打搅他。但是尽管这样，由于他的性格并不固执，所以也就接受了那位漂亮姑娘的来访。听她讲述自己所遇到的麻烦。又加上她独自一个人在那么晚来请求他的帮助和指导，而且又是从很远处来贝克街的。所以尽管福尔摩斯已说明他的时间已经排得很满，但由于那姑娘坚决要讲述自己的遭遇，也就没办法了。显而易见，那姑娘不达到目的，是决不肯罢休的，要想使她离开除非以武力解决。福尔摩斯毫无办法地勉强笑了笑，并且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给我们讲述有关她所遭遇的事情。

福尔摩斯首先说道：“至少有关你的事情不会危及到你的身体健康。”福尔摩斯先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已用那双敏锐的眼睛把那位姑娘周身打量了一番，并得出了这个结论，又继续说道：“你这样喜欢骑车的人，一定是充满活力的。”

她吃惊地低下头看着双脚：鞋底的一侧被脚蹬子磨得起了毛。

“说得对极了，我经常骑自行车，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这里请求你的事就和骑车的事情有关呢。”

我的朋友拿起这姑娘没有戴手套的那只手，像科学家观察一

件精致的样本一样那么认真。

“我想，你会理解我的，这是我的工作所需要做的，”福尔摩斯放下了姑娘的手，说道，“我差点儿把你当成打字员了。”现在很明显你是一位音乐家。华生，你注意到那两种职业有个共同特点是勺形指端吗？不过，她的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那姑娘的头转到了亮处，“那是打字员所没有的。所以我敢肯定这位女士是音乐家。”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是音乐教师。”

“我猜想你还是一位乡下的音乐教师，这是从你的脸色中看出来的。”

“是的，先生，在萨里边界，靠近法纳姆。”

“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令人想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华生，你还记得吗？我们曾在那附近抓获了伪造假币犯阿尔奇·斯坦福德。嗯，维奥莱特小姐，在靠近法纳姆的萨里边界，你出什么事了吗？”

那位姑娘谈吐清晰，神情自若，不慌不忙地讲述了下面这段稀奇古怪的遭遇：

“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父亲叫詹姆斯·史密斯，现已去世了。他生前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在世上没有亲人，我只有一个名叫拉尔夫·史密斯的叔父，在二十五年前就已去了非洲，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音讯了，自从父亲死后，我和母亲的生活便十分困难，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们，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据说还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当时我和母亲相当激动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想也许是有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遗产，我们很快按照报纸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在那里遇到了两位名叫卡拉瑟斯和伍德利的先生，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亲的，他们告诉我说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并在几个月以前死在约翰内斯堡。我叔父在临终之前嘱托他们去找他的亲属，并使他的亲人的

生活能够好转。这令我们很惊讶,在我的叔父拉尔夫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并不来往,他也并没关心过我们,现在却这样的关照我们。但是卡拉瑟斯先生的解释是:因为我的叔父听到他哥哥的死讯,所以认为他对我们以后的生活负有很大的责任。”

“打搅一下,”福尔摩斯打断她的话说道:“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见的面?”

“去年十二月,已经是四个月以前了。”

“请你继续说下去吧。”

“我和你讲过的伍德利先生令人十分讨厌,他是一个满脸横肉,并且长着红胡子的粗鲁的青年人,头发留得很长披散在额头两边,还总是向我挤眉弄眼儿。是一个很轻浮的家伙。我敢肯定西里尔一定不喜欢我认识这个人。”

“噢,西里尔是他的名字!”福尔摩斯面带笑容地说道。

那姑娘面带羞涩,脸微微发红,笑了笑。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西里尔·莫顿,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打算于夏末就结婚,他是一位不错的青年,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哎呀,真对不起,我怎么又扯到这儿来了?我想说伍德利很讨厌,而那位和他一起的看起来老一些的卡拉瑟斯先生却较有礼貌。虽然他面色土黄,胡子刮得很干净,也不怎么多说话,但是他的举止文雅,笑起来很慈祥。他听说我和母亲的生活过得很贫困,便叫我去他家里教他十岁的独生女儿。并答应每年付给我一百镑的酬金,这当然是十分丰厚的报酬了。但是我考虑到我的母亲,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有点不放心,卡拉瑟斯先生却同意我在每个周末回家看母亲,所以最后我决定胜任这份工作,就这样来到了离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奇尔特恩农庄。卡拉瑟斯先生的妻子已经过世,他现在还是独身,在家里雇了一个名叫狄克逊太太的女管家来照料家里的事务,这位老妇人和蔼可亲,办事麻利,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独生女儿也很讨人喜爱,总的来说一切都很满

意。卡拉瑟斯先生对人和善,对音乐很感兴趣,我们晚上大家在一起都很快乐,每到周末我就回家看望我的母亲。”

“平静的生活中总要掺杂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伍德利先生的来访是头一件令我不顺心的事。一看到他那满脸的红胡子就令人厌恶。他来访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就如同要过三个月那样漫长。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对别人蛮不讲理,对我更是厚颜无耻。他作了许多令人作呕的事表示爱我,吹嘘他如何富有,说我如果嫁给他,我就可以获得伦敦最漂亮的钻石。最后,当我对他所谈及所做的都无动于衷时,有一天吃过饭后他把我抓住抱在怀里——他的力气很大——发誓说如果我不吻他,他就不放开我。当时多亏卡拉瑟斯先生进来,把他才从我的身边拉开。为了这件事,伍德利和东道主弄翻了,把卡拉瑟斯打倒在地,脸上还流了血,显然是划破了一个大口子。伍德利的来访到此就结束了,第二天,卡拉瑟斯先生向我表示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自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伍德利先生。”

“现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终于该谈今天我来向您请教的具体问题了。你一定知道,我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要骑车到法纳姆车站,赶十二点二十分的火车进城。在我从奇尔特恩农庄出来所要走的那条路很偏僻,有一段尤其显得很荒凉,这一段几乎有一英里多长,一边是查林顿石南灌木地带,另一边是查林顿庄园外圈的树林。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条路更荒凉的地方了。在你没有到达靠近克鲁克斯伯里山公路上以前,你就很难看到一辆马车、一个农民。两个星期以前,当我路过这个地方时,偶然一回头看见我的身后有个男人在骑车,离我大约有两百码左右,好像是一个中年人蓄着短短的黑胡子。在到法纳姆以前,我又回头看了看,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所以我就没有在意这件事。不过,福尔摩斯先生令我产生怀疑的是,我星期一返回时,又在那段路上看到了那个人。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惊奇的程度。而且下一个星期

六和星期一,又和上次一样,这件事重演了一遍,我更加惊奇不止了。那个人并没有对我怎样,总是和我保持一定距离,不过这毕竟还是很古怪的。我告诉了卡拉瑟斯先生我所遇到的这件奇怪的事情,他听了之后显得非常重视,并对我说他已订购了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所以我以后再走那段路时就不必担心了,也不愁没有做伴的了。”

“本来今天早晨我就可以不必骑车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卖主没有交货,本来说好马和轻便马车这个星期就到,所以又只能骑车到了火车站。我来到查林顿石南灌木地带,往远处一瞧,一点也没错,那个人仍在那地方,和两个星期以前丝毫不差。他总是和我保持一定距离,我始终看不清楚他的面孔,但我肯定我不认识这个人。他穿一身黑色衣服,戴一顶布帽子。我只能看清他脸上长着黑胡子。今天我不再害怕了,只是满腹疑团,只想弄清楚这个人的来历,及他究竟想做什么。我放慢我的车速,他也随之放慢了他的车速。后来我干脆停下了车,他也就停下了车,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个人。正好路上有一处急转弯,我便紧蹬一阵拐过弯去,然后就停下来等那个人的到来。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人根本没有跟过来,我还指望他快拐过弯来,甚至超到我的前边去,现在竟然连面都没露。我真是自作聪明了,也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只得又返回去,向转弯处四处看了看。我可以看到一英里以内的路程,但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更使人惊奇的是,这个地方并没有岔路,他是没办法走开的。”

这时福尔摩斯轻声一笑,搓着双手。“这件事确实具有它的特色,”他说道“从你转过弯以后发现路上没人,时隔多久?”

“只有二三分钟吧。”

“那么他是来不及从原路退走的,你说那里没有岔路吗?”

“没有。”

“那么他一定是从路旁的人行小道走开的。”

“不可能从石南灌木地段那一侧，否则我早就看到他了。”

“现在，我按照排除推理法，明确地得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向查林顿庄园那一侧去了，根据我所知道的，查林顿庄园宅基就在大路一侧。还有其他要说明的情况吗？”

“没有了，福尔摩斯先生，对我所遭遇的这件奇怪的事情，令我很不愉快，也使我提心吊胆，疑虑丛丛，所以才来这儿，请求得到你的帮助。”

福尔摩斯不动神色地坐了一会儿。

“和你订婚的那位先生在什么地方？”福尔摩斯终于开口问道。

“他在考文垂的米得兰电气公司。”

“他不会不打招呼就来看你吧？”

“噢，福尔摩斯先生！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还有其他追求你的男人吗？”

“在我认识西里尔以前有过几个。”

“那么从那以后还有吗？”

“如果说有的话，那么那个满脸长着红胡子的伍德利也可以算做一个，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再没有其他了吗？”

我们那位漂亮的委托人史密斯小姐好像有点面带难为之情。

“他是谁呢？”福尔摩斯问道。

“噢，也许是我胡乱猜疑，可是我好像感觉我的雇主卡拉瑟斯先生对我十分有意。我们经常碰面，晚上我替他伴奏，他总是说什么也不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可是一个姑娘心里总是很清楚的！”

“哈！”福尔摩斯看起来很严肃，“他以什么作为生活的来源呢？”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没有四轮马车或是马匹吗！”

“哦，至少他的生活过得十分宽裕。他每星期都要进城两三次，很关心南非的黄金股票。”

“好了，史密斯小姐，你一定要把新发现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我。现在我很忙，不过，我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办理你这件案子。在这段时间里在没有通知我们之前，你不要独自行动。再见，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你的好消息。”

福尔摩斯抽了一口烟斗说道，“这样一位漂亮的女子有人追求是十分自然的事，不过也不应该选择偏僻村路骑自行车去追逐呀！这点说明这是个暗恋她的人。但是好像这个案件里又存在一些古怪和令人不得不考虑的疑点，你说呢，华生？”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人只在那个地方出现吗？”

“对极了。我们着手这个案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清楚是谁租用了查林顿庄园。然后再查出伍德利和卡拉瑟斯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这两个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俩为什么急着查访拉尔夫·史密斯的亲属呢？还有一点值得怀疑，卡拉瑟斯的家离火车站有六英里远，连一匹马也不买，却为什么要出两倍的价钱来雇一名家庭女教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家之道呢？种种迹象都很奇怪，不是吗，华生？”

“你下去调查吗？”

“不，我亲爱的朋友，这也许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案件，不过是个家伙玩弄的一个小把戏，你下去调查一下就行了。我不能因为这件事而丢开其他重大的案件。华生，星期一的早晨你早早地就去法纳姆去，就隐藏在查林顿石南地带附近。亲自看一看那些发生的事实。并且依据你自己的见解见机行事，听懂了吗？对了，还要查出是谁住在查林顿庄园，回来后向我说明你所调查的结果。好了，华生，在还没有搞到有利的证据，用于结案之前，我

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的了,最后,祝你顺利!”

根据那位姑娘告诉我们她星期一九点五十分从滑铁卢车站乘车出发,所以我就提前出发赶乘九点十三分的火车。到达法纳姆车站后,我很快打听到了查林顿地带。那么这样我就不可能错过那位姑娘遇险的地带了,因为那段路一侧是开阔的石南灌木地带,另一侧是老紫杉树篱,四周围有一座生长着巨树参天的花园,庄园里有一条石子路,上面长满了地衣,在大门的两侧的石柱上刻着满是破烂的纹章图形。除了中间行车的石子路以外,我又发现了几处树篱间穿插着几条小路。从路上发现不了宅院,周围的情形给人的感觉是荒凉的,阴暗的,并有一点儿生机。

在石南这一带到处都开着一种叫黄色金雀的花,在灿烂的阳光下照得金灿灿的,十分美丽。为了能观察到庄园的大门,我在灌木丛后选择了一处很好的藏身的地方,还能观察到两边的一大段长长的马路。在我离开大路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人,他穿着黑色服装,留着黑胡子,正从对面向我来的方向奔去。他来到查林顿宅地的尽头,然后跳下车,又把车推进树篱的一处豁口,我就看不见他的踪影了。

第二个骑自行车的人出现了,距第一个人消失的时间只有一刻钟。我看清是那位姑娘从火车站来。她骑到查林顿树篱时向四周看了看。没多大一会儿,那个人从藏身地方走了出来,跳上自行车,在后面跟随着她。那位身材苗条的姑娘笔直地骑在车上,她身后的尾随者却猫着腰,低着头,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不光明磊落,偷偷摸摸地。就是在这种阳光明媚风光无限美好的春日里,只有这两个人影在活动。那姑娘回头看到了他,便把车速慢了下来。他也随着减慢了速度。姑娘停下了车,他也停下了车,和她保持着二百码的距离。这时姑娘忽然转过车头猛蹬一阵,迅速向他冲了过去。速度是那样快令人防不胜防。然而,他也像那位姑娘一样快速,不顾一切地拼命的逃跑了。她马上又返

回到了大路上，满不在乎地昂着头，也不再理会那尾随的男人了。他这时又转过身来，仍然保持着那段距离，一直到他们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为止。

我没有马上走出我藏身的地方，我这样做倒是对了，因为那个男人没过一会就又出现了，他不紧不慢地骑车返回来。他拐进庄园的大门，然后下了车，他先是在树林中站了几分钟，把手抬起来好像在整理他的领带。后来骑着自行车从我的身旁经过，向对着庄园的那条道路骑去，我急忙从石南灌木的藏身之处跳了出来，透过茂密的树林缝隙望过去，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那座陈旧的灰楼和它那矗立的都铎式烟囱，只是那条通往庄园的道路被茂密的灌木丛所遮挡，所以我也就无法再看到那个人了。

但是，我认为自己已经干的很不错，满怀喜悦地走回法纳姆。至于查林顿庄园的情况，当地房产经济人也不大清楚，什么也没了解到，就把我引见到了帕尔马的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在我回家的路上到那里呆了一会儿，经纪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由于你来得晚了些，庄园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租给了一个叫威廉森先生的人。所以你不能再用查林顿庄园避暑了，十分抱歉。那位威廉森先生是一个很体面的老者。”说到这儿，经纪人显得很难为情，并表示他不能再告诉我有关顾主的其他方面的事情了。

当天晚上，我将所了解到的整个事情的过程都详细地报告给了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听着我那长篇大论的讲述，我满以为可以得到他的赞许，并且也十分重视他的赞许，但是令我失望的是连一句赞许的话都没有听到。正好相反，在他评价我做过的事和没到到的事时，他那张脸显得比平时还要严肃许多。

“我亲爱的朋友，华生，你选择的那块藏身之地是非常失算的。如果你藏到树篱后面就完全可以仔细地观察到那位有趣人的面孔。但现在，你所观察到的实情，却比史密斯小姐所讲的还

要少。她说她不认识那个人,我却相信她是认识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个男人却总是要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她,不是怕看到他的容貌,那又是为什么呢?就像你看到的,他伏在自行车把上,这不是也证明他是为了隐藏面目吗?你应该查明那个人是谁,当他回到了那座宅院时,而你不应该跑到伦敦房产经纪人那里!看来,你确实做得不怎么好!”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有点灰心丧气地高声叫道。

“听说离那儿最近的地方有一座酒店,是村子上谈论闲话的地方,你可以去那里,或许可以打听到一些重要的情况。那里的人会对你讲每一个人的名字,从主人到在厨房里的仆人。关于威廉森这个人,我没有一点印象。如果他是一位老人,就不可能是那个灵敏的骑车人,不是在那个姑娘快速灵活的追赶下能应付自如地逃跑的人。你这次远行得到了什么重要的情况呢?证实了那位姑娘说的都是实情,但是这点我从来也没怀疑过。了解到骑车人和庄园有关这我也一样不曾有过怀疑。还知道了那座庄园是由威廉森租用的。但谁又能保证呢?行了,行了,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显得那么气馁。在星期六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再做许多事的,这段时间我也可以做一两次调查。”

当我们收到史密斯小姐一封简短的信时,是第二天的早晨,在信里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我昨天看到的那件事情的经过,但是信的中心却附在附言中。附言中写道:

我的处境现在很尴尬。这是因为我的雇主已经向我求婚了,我这样直言不讳地向您吐露我的秘密,相信你已感觉到我在这里的处境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我确信他对我的感情是真诚而高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把我已经订婚这一事实告诉了他,他对于我的坦诚和拒绝表示理解,但又很失望。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在那里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

“看来我们年轻的朋友现在正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处境之中”，福尔摩斯看完信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这件案子看来比我原来想得还要有趣，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也要多好多。现在我打算今天下午到乡下去过一天平静安宁的日子，这样就可以把我的想法检验一下。”

福尔摩斯过得所谓安宁平静的日子，其结果是十分奇异的，这是因为当他很晚才回到贝克街时，他的嘴唇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额头上也青肿了一大块，还有那狼狈的样子，就像是一个苏格兰场调查的对象。虽然结局是这样，但他对自己的危险经历却感觉不错，边讲述，边哈哈地大笑，我敢肯定这是发自他内心的。

“这次的经历让我感觉到积极的锻炼是很有用的，可惜我锻炼得不够多。”福尔摩斯说道，“你一定知道，我学过一些优秀的英国旧式拳击运动，有时也能派上用场，就拿今天来说，学的这些拳术就帮了我的大忙。要不然就惨了！”

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去了我曾经让你留意过的那间乡里饭店，并且进行秘密地侦探。在饭店里我从店主那里得到了我想知道的所有情况，租庄园的那个名叫威廉森的老者和他的几个雇佣的下人住在那里。听说他原来是个牧师，不知道现在还当不当，不过从我所知的一些情况看来，他现在不是一个牧师了。所以我去存放牧师档案的地方，经过仔细的查访才知道威廉森原来当过牧师，但是做过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店主还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每个周末那座庄园都要来几个人，那些人的长相看起来不像是好人，都像地痞流氓，其中有一个叫伍德利的留着红色胡子的尤其不是好东西。就在我们聊着的时候，伍德利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在酒吧间里喝酒时我们所说的话他都听到了。他盯着我，恶狠狠地询问我为什么要打听这些事情？我的姓名及用意是什么？他滔滔不绝

地说了一大串,还用了许多优美的词语,看来是一个很会说的家伙。后来他骂出了许多脏话,还猛然出手向我击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就让那家伙打了一顿。所以我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这次在乡村的经历也就停止了,那个伍德利先生坐着车走了。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和你上次相比,我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

委托人在星期四时又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其内容是:

福尔摩斯先生,在你得知我不再做那份差事时,你一定不觉得意外吧!虽然卡拉瑟斯先生付给我丰厚的酬金,但那种环境我是无法忍受的。我决定于这个星期天就返回城里。卡拉瑟斯先生也为我准备好了一辆马车,我从此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了。所以,以前在那条曾经走过的荒陌的路上所遇到的可怕的事情也会随着时间而淡忘。

我辞去这份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位令人厌恶的伍德利先生又出现了。他原来就令人生厌,现在看起来更加可恶了。看来那家伙像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所以他的行为越来越不像话了。幸运的是我这次并没有正面碰到他,只是通过窗户看到他的。这次伍德利没在卡拉瑟斯家住,我想他肯定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来了之后和卡拉瑟斯先生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卡拉瑟斯先生从那以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今天早晨伍德利偷偷摸摸地在灌木丛里不知在做什么。我担心自己总有一天会在这个地方遇上那个凶暴的猛兽,心里顿时发毛。我真想不通卡拉瑟斯先生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真是不能想象呀!好,现在令我高兴的是我星期六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看完信之后,福尔摩斯面带坚毅之色说道:“我想这件事肯定是这样的:在那位姑娘的身后一定有一个可怕的圈套等着她,我